



YUN NI

云泥

● 郭嗣汾 著
● 湖南文艺出版社

云 泥

郭嗣汾 著

责任编辑：程建汉

*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

(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)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
*

1989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开本：78.7×1092 1/32 印张：14.25 插页：2

字数：291,000 印数：1——9,500

ISBN7-5404-0393-4

I·317 定价：5.20 元

春暖花开的季节。

台北地区却是连日阴雨，云雾低迷。湿漉漉的街道上，拥挤着人，更拥挤着各种车辆。人们的衣服被纷飞的雨丝弄得湿漉漉地，似乎这份湿意也沾到了心上，连内心也是沉甸甸的了。

一列北上的观光号特快列车驶抵台北车站了。这一些刚从晴朗的中南部来的旅客，心情似乎还没有被台北的天气感染，匆匆忙忙地下了车，像潮水般汹涌着过了天桥。那出口の木栅像是水渠的闸门，承受了这突然来袭的一阵子浪潮。然后，人们像河流进入了海洋，分散到广场上，和更多的人潮合流到一起去了。

年轻的黎易非也是这些旅客中的一个，他提着一只手提箱，跟着人潮挤过了天桥，到了出口の木栅旁边。由于南台湾的阳光和经常在户外活动，使得他显得皮肤黝黑，精神奕奕。

当黎易非正要通过木栅，他听到有人在叫着：

“小黎，小黎！”

黎易非循着声音来源，在人丛中找到他的老同学黄天富。

他不禁惊喜地挥挥手说：

“天富兄，好久不见了！”

他一面说着，一面跟着前面的旅客，出了木栅。黄天富抢过来，紧紧地握着他的手。

“小黎，你变了不少。”

“我变了？”黎易非扬扬眉毛问。

“你变得又壮又黑了。”

“像一个大老粗吧？”

“像演西部片的劳埃罗杰斯。”黄天富笑着说。

旅客已经大半出站了，只剩下零星三五个人，不慌不忙地通过木栅。

黎易非忽然注意地问：

“天富，你来接谁？”

“接你呀，”黄天富笑着说：“人都走光了，我还有谁要接的？”

易非瞪着眼睛望着黄天富，不相信地摇摇头说：

“我不信，你根本不知道我搭这班车回台北来。”

“不错，我不知道你今天回来，不过你的准岳丈知道你回来吧？”

“是他通知你来接的么？”

黄天富摇摇头说：

“我还够不上跟他老先生打交道，凑巧老张开车出来，我又有事到台北，这不过是顺水人情……”

“我一样感谢的。”黎易非又紧紧地握了一下他的手说：
“你说老张是来接我么？”

“他告诉我是老先生要他来接你的。喏，车子就停在铁路餐厅的前面。”

“好，我们过去吧。”

两个人一起走过去，黄天富边走边问：

“小黎，服役的滋味如何？”

“跟你一年前尝的味道差不多。”黎易非笑着说。

“院长常在念你呢。好像听说彬彬小姐快从日本回来了。是不是？”

黎易非把眼一瞪，半玩笑地说：

“她回来干我什么事？”

“别在我面前嘴硬，有很多人在羡慕你呢。大医院院长的准女婿，将来一结婚，这一个医院都交给你了。不过话得说回来，将来别忘记老同学，赏一碗饭吃，我就感激不尽了。”

黎易非在他背上揍了一下。他来不及说什么，因为他们已经走到汽车旁边了。

一个中年司机从车窗里望见了他们，赶快开门出来，向黎易非笑着打了一个招呼说：

“黎先生，你回来了？”

“老张，”黎易非说：“谢谢你来接我。”

“不谢，这是我应该效劳的。院长说，如果黎先生在台北还有事情的话，今天不必回医院去，车子也留下来听候你使用。”

“啊，”黎易非沉吟了一下说：“其实我也没有什么事情……”

“小黎，”黄天富在一旁岔着说：“在台北玩一天再回去吧，

一到医院就会忙了。”

“也好，”黎易非转了念头说：“我本来打算看几个朋友的。”

“现在先到那里？”老张坐上了驾驶座，用手扶着驾驶盘问。

“老张，我看这样吧，不必劳动你跟着跑了，你把钥匙交给我自己开，你可以在台北办点私人事情，或者先回医院去也可以。”

“黎先生，那不是太辛苦你了么？”

“不要紧，”黎易非笑笑说：“大概你有一点不放心我开车，从前我开过这辆车，而且这半年来，海军医院给了我一辆车……”

“那里，那里，连院长也称赞黎先生的驾驶技术呢。”老张满面堆着笑说。

黎易非顺手从衣袋摸了一张五十元钞票，压在老张手里说：

“你拿去喝杯茶吧。”

老张推辞着，但最后还是收下了。他拿了车座旁的皮夹克，走出了车座。黎易非上了车，用手势邀请着说：

“天富兄，上车吧。”

黄天富从另一边门上了车，坐在驾驶座旁边。黎易非向车外的老张挥了一下手，踏动油门，开了出去。

“我们到哪里去？”黄天富问了一句，接着又说：“啊，我想你大概还没有吃饭吧，我请你。”

“其实我在车上吃了一碗排骨菜饭的，不过你请客，我总

是却之不恭的。”

“这很像刚从军中出来的人的口吻。”黄天富笑着说：“告诉我，你喜欢吃什么？”

“你请吃什么都好，不过最好还是简单一点，不要把时间都浪费在吃饭了。”

“对了，你说过下午要去看几个朋友的。”

“那是说给老张听的。”黎易非笑笑说：“我只是想，既然留下车来，就自己开方便一些。”

“这主意不坏。”黄天富同意地点点头笑着说。

“天富兄，最近院里的情形怎么样？”

“老板和你不是经常通信吗？他没告诉你？”

“啊，那是官方消息，我要听听老同学口中的。”

“大致来说，跟从前差不多。不过添了一些新设备，也添了不少新病人。”

“生意兴隆通四海。”黎易非笑着说。

“不错，也因此，老板的财源茂盛达三江，他的肚子也愈来愈大了。这年头开精神病医院实在是很好的主意，老板看准这一点了。世界愈文明，精神病人也更多了。”

“你说说看，有什么特别的病人没有？”

“小黎，你自己到医院以后再去发掘吧。好容易我们在一起轻松一下，谈病人有什么意思？那不是倒尽胃口了吗？”

黎易非笑了笑，没有问下去。他很了解每个人都是在一行、怨一行。脱掉了白外衣之后，再谈病人实在太没意思了。

他换了一个题目说：

“天富兄，下午你还有什么事情要办的没有？”

“我到车站来之前已经办好了，是不是你准备有什么节目？”

“我们一起到阳明山去看看樱花好不好？”

“像这样的天气去看花？”黄天富望望车窗外面说。

天气仍然是沉甸甸地，雨丝纷飞着，有微微的风。

“我觉得这种天气去赏花最好了，没有人挤，可以看个痛快。等到晴朗的日子上山，那里是在看花？完全是人挤人，人看人了。”

“好，高论，高论！”黄天富笑着说：“难怪你能写出一手好文章的，连说话都是诗人的口吻嘛。”

“老兄，别损人好不好？”

“我怎么损你呢？”黄天富翻翻眼睛，一本正经地接着说：“我不是告诉过你，我妹妹的一个女同学，很欣赏你写的诗和散文，还希望跟你见面吗？”

“好嘛，”黎易非也半玩笑半认真地说：“什么时候你请她来，我请客。”

黄天富作了一个鬼脸，故意吐吐舌头说：

“我不干，要是老先生知道了，他不开除我才怪。”

“失敬，失敬！”黎易非失笑说：“想不到我们天富老兄居然成了正人君子了。”

“我并没有说我是在假装正人君子，不过我的饭碗要紧，又没有阔小姐看上我……”

黎易非笑着停下了车，转头对黄天富说：

“别东拉西扯，你答应请我吃饭的。”

“我本来是请你来吃饭嘛，可是这附近没有馆子。”

“我改了主意，我们何不买两份野餐，就在车上随便吃一点，晚上回台北来再好好吃一顿，好不好？”

“小黎，好主意，你无非想敲我请两顿。不过这点东道我请得起的。”

黎易非失笑说：

“你的脑筋很灵嘛，其实我本来没有想到这一点，这一来我倒是吃定你了。”

“好，不说废话了，我下车去买野餐吧。”

二

在细雨纷飞中，黎易非开着车，沿台北中山北路驶出市区。

雨中仍然有不少车辆去来，路面特别滑。他不敢把车开得太快，只是保持着正常的速度，随着前面的车辆行驶着。

基隆河上，烟雨如丝，碧波粼粼；远山含烟，薄雾迷濛，别有一番情景。

黄天富仍然坐在他旁边，两个人很少说话。黎易非安心开着车。黄天富本来没有兴趣在这种天气上阳明山的，只是因为黎易非拖着，不得不勉为其难地陪着了。

黎易非显得很开心，他哼着歌，一会又吃一片带在纸盒里的三明治。他显得除了游山赏花而外，一无心思了。

车驶到士林附近岔路口，他从右面开上了到阳明山的公路。

一分钟后，他忽然发觉一辆警察用的摩托车以高速度从后面赶上来，超到他的前面。

他下意识地看看自己的速度，不超过五十公里。

那摩托车一面停下来，同时示意他停车。

黎易非停了车，那警察穿着雨衣，走到他车旁来。

黎易非有些不大开心，他先开口说：

“请问是我们超速了么？”

那警察打量了车中一眼，摇了摇头说：

“不是，我可以看看你的驾驶执照么？”

黎易非不开口，从上衣袋里取出了一个皮夹子，打开来把驾驶执照递过去。

警察翻了一下，立刻还给他，说：

“对不起。”

“好说。”黎易非开着车继续前进了。走了一段后他说：“幸而我的驾驶执照是放在身边的，否则岂不是太杀风景了。”

“这一段路大概是经常检查驾驶执照的，报上说是在花季中车多，恐怕老爷车在半路抛锚，耽误了后面的车辆。”

“可是他们没有查前面的车。”

“那算是我们的运气不好吧。”黄天富笑着打趣说：“而且那也是警察老爷们的权利。”

车继续前进，过了到外双溪的岔路口，到了山麓的芝山岩附近。

这时候，又一个交通警察挥手示意他们停车。

黎易非不等对方开口，就取出了驾驶执照，停下车就递了过去。

那位一毛二的警员看了一下驾驶执照，同时也打量了一下车内。然后还了执照，礼貌地说：

“对不起。”

黎易非又增添了一些不高兴，他问：

“请问，是不是沿途都要检查驾驶执照？”

“请原谅，”那警员客气地说：“我们不是有意找麻烦……”

“所以并不检查每一辆车。对吗？”黎易非指着陆续驶过去的两部轿车说。

“很抱歉，因为我们刚才不久接到命令，注意一辆由一位年轻小姐驾驶的绿豆色四门轿车，如果发现了之后立刻截下来。”

“但是我们的车里没有年轻的小姐。”黎易非说。

“因为下雨我看不清楚，所以麻烦你们了。”

黄天富对这件事情忽然有了兴趣，他问：

“请问：那位年轻小姐是不是通缉犯？”

“不，”警员笑了起来说：“没有那么严重。”

“那么为什么要拦阻她呢？”

“啊，因为命令中说，那位小姐是一个病人，她偷偷开了车出来，家人怕她闯祸，更怕她撞了车。”

“大概那一辆车跟我们的颜色差不多，是不是？”

“不错，命令中还说可能朝这方向驶来的。”

“好，如果我们看到，会代你们注意的。你记得那车子的号码吧？”

那警员摇摇头，他说：

“命令中没有说清楚，不过说了是一家名叫‘建成化工厂’厂长的车子。”

黄天富显得更加注意了，他接着又问：

“那厂主姓熊，对不对？”

“对，开车的小姐就是他的女儿。所以他特别着急，找我们总局帮他寻找，同时还在电台广播了，希望看到这辆车子

的人协助我们。”

“啊，那真不巧，”黄天富笑着说：“看来我们今天一路难免有麻烦了。”

那警察笑着挥挥手说：

“希望大家多帮忙，早一点找到就没有事了。”

黎易非没好气地驶车上山，公路在山间盘桓而上，他以娴熟的驾驶技术，回旋上升。

士林平原渐渐落入眼底了，公路像一根黑色的细线，车辆像爬虫在蠕动。淡水河上的轻舟远树，两岸平原上的村镇人家，都在烟雨濛濛中，有一份朦胧的美。

这份景色冲淡了他心中刚才那一份不快，把他带入了“雨中春树万人家”那份诗意境界。

但是，黄天富却打断了黎易非这份“诗意”，他说：

“小黎，可惜你不写小说，这倒是一篇好的小说材料呢。”

“甚么？”

“刚才警察说的事情。”

“一位任性的千金小姐，驾车出走了，于是她的百万富翁的爸爸急着到处找她，然后再发展成歹人劫美，英雄冒险救出，最后成为大团圆的场面了。是这样的吧？”

“小黎，”黄天富听他说完后笑笑说：“你的想像太丰富了。不过我不希望你写这样的小说，我只是想告诉你，这位熊小姐在今天之前的一段故事，说起来你一定知道她。她是一位多情种子，只是因为男朋友在三个月前死了，从那时候起，她一直病到现在。”

“啊，”黎易非注意了起来，他问：“我怎么会知道她？她

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熊素素，我们学校文学院的美人儿。”

易非点点头说：

“不错，我知道她的。我记得，在学校里，我们还有一面之缘呢。你说，她是什么病？”

“精神分裂。”黄天富说。

“为了她的男友之死么？”黎易非同情地问。

“她相信他没有死。自从她得到他死去的消息之后，她哭晕了一次。之后，她不许别人说他已经死了，她整天给他写信，然后自己送到邮局去发出。几个月来，一直都是如此。”

黎易非沉默了一阵子，然后摇摇头说：

“她真可怜！她那位死了的男友是谁？”

“大概你在报纸上一定读到过的。三个月之前，有一架客机由外岛回台北途中，在桃园附近撞山，全机除了一位副驾驶而外，全部死难了。”

“我在报纸上读到过的，但是没有特别注意那个消息。熊小姐的男友是那一架飞机中的一位旅客么？”

“不，他是那架飞机的驾驶员。”

“那真不幸！”黎易非叹息地说：“你这一说，我也想起来了。我好像记得那一位驾驶员姓陆，在战时，是一位空军英雄。报上还分析过，这一次坠机事件，不该由他负责任。”

“对了，失事时，是由那位副驾驶在驾驶飞机。坠机后，他成了全机唯一生还的人，不过也受了重伤，一半脸完全烧坏了。他遇救送医，脱离危险后，他不断自怨自艾，整天想自杀。最后，他被送到我们医院里来了。”

“熊小姐呢？是不是也在我们医院里？”

“她不在，”黄天富摇摇头说：“我们院长和她的父亲是朋友，好像请去看病，但是没有到医院来过。”

“真是不幸！”黎易非摇摇头说：“想不到一次偶然的事情，也许是极小的错误，便使得许多人陷于痛苦中了。真是不幸！”最后他又重复地说。

“那个副驾驶是这次坠机事件的罪魁祸首！”

“不过，他也许是无心犯了错误，没有人愿意以自己生命开玩笑的。”

“小黎，”黄天富笑起来说：“你有一个好习惯，你惯于原谅人家。”

“我只是愿意替人家着想而已，其实，我很少关心这种事情。像戏里说的替古人担忧，一点也无补于事。”

“那么说，你这篇小说也不打算写了？”

“你什么时候看到我写过小说的？老兄，别替古人担忧了，我们是上山来赏花的。”

黄天富哈哈一笑说：

“我只希望警察别再拦我们的车了。”

途中上山的车辆渐渐多了起来，雨中赏花的人并不比他们想像的少。公路班车也是每一辆都满载着上山的人，为寂寞的雨天添了不少热闹。

“山上似乎比我想像的要热闹些。”黎易非说。

“不错，看来雅人并不少呢。”

“也许是因为天转晴了。”

“其实看花何必一定要到后山公园去呢？沿途的花就不少

了。”

“照你这样说，在台北新公园看看杜鹃花就行了，何必一定远到山上来呢？”

“我觉得以我来说，不完全是为了看花，山上还有许多东西同样值得欣赏的。有一年我一个人到山上来，樱花和杜鹃花都已谢尽，园中一片绿色，蝉声盈耳。一个人徜徉园中，那的确又是一番情趣呢！”

黄天富忽然叹了一口气说：

“我也想有这样空闲时间一个人到山上来玩玩的，整天陪着精神病人，连自己也会变成精神分裂了。”

黎易非把一只手拍拍他的肩膀说：

“我明天就开始陪着你了，别耽心。今天我们痛快的玩一天，忘掉医院和病人吧。除了玩，天大事也不管。”

黄天富抱歉地望着黎易非笑了一下，坐直了身体，点点头表示同意。他问：

“我们晚上回去吧？”

“不，我们明天早上回去，晚上在台北住一夜，我们到新开的观光饭店听歌去，如果你约得着小姐的话……”

“我不敢带你去。”

“害怕院长开除你？”

“对了。”黄天富笑笑说：“要去的话，我会一个人去，我不想约你。”

“别那么小器，我不会敲你请客的。院长不会到那种地方去，只要我们不去酒家，不会碰上他的。”

“那么，最好到酒家去抓他一次，以后他也不敢管着你

了。”

“你去吧，我不奉陪。”黄天富笑着摇头。

“他又不是老虎，你这么怕他。”

“不错，医院里的同事正巧给他取了个外号。”

“老虎？”黎易非笑笑问。

“加上他的姓，叫做‘邱老虎’，你想想看，夏天刚过完不久，那时候的‘秋老虎’可怕不可怕？”

黎易非不禁大笑了起来。

“怎么样？这外号像他本人吗？”

“不是，我忽然想起了他从前当我们教授时的神情。你记得每当考试时他的样子吧？”

“坐在讲台上像动物园的老虎，没有人不怕他的。”

两个人都纵声大笑，笑声随着微风飘荡在山间。